

唐代墓誌考釋八則

葉 國 良

本文含唐代墓誌考釋文字凡八則，皆與學術或藝文有關。文中除所考八誌外，引用碑誌復二十餘通，凡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已著錄者，據之；尙未著錄者，另據它書。

提 要

- 一、蜀王府隊正安師墓誌銘并序 （高宗龍朔三年）
誌主安師乃西域人，誌稱其國主爲「西華國君」。因論劉蛻〈玉泉子自序〉中之「西華主」與「西華國君」同義，乃蕃胡對其主之美稱；遂駁陳寅恪先生「西華主」乃「西蕃主」訛誤之說。
- 二、朝散大夫鄆縣令張愷墓誌銘并序 （武周神功元年）
指出凌煙閣功臣張公謹子孫所出墓誌與此凡四石，因綜合史傳、墓誌，考定張氏實敦煌人，並訂補〈宰相世系表〉「魏郡張氏」欄之誤漏。又論張氏爲文獻之家，而其著作今多不傳爲可惜。
- 三、曲阜縣令蓋暢墓誌銘并序 （武周神功二年）
誌主出身儒學世家，著有《道統》十卷，「道統」一詞，誌主實先使用，因訂正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謂「道統」一詞始見南宋李元綱《聖門事業圖》之說。文末論誌主及其父蓋蕃與初唐大儒蓋文達、蓋文懿同宗，當受其學術上之影響。

四、瀛州文安縣令王德表墓誌銘并序 （武周聖曆二年）

除隨文考釋誌文外，指出誌主係詩人王之渙祖父，之渙學問當有受自家學者。並據其家所出四誌，製為世系表。

五、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 （玄宗先天二年）

本誌未經著錄，筆者於臺北發現。誌主曾參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釋工作，為前此所未知。又撰有《兔園策府》，乃唐五代家喻戶曉之書，近世於敦煌發現唐寫本殘卷。因據誌文駁正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關於《兔園策府》寫作時地以及殘卷書寫年代之誤說。

六、特進涼國公行道州別駕契苾嵩墓誌銘并序 （玄宗開元十八年）

據誌文、婁師德撰〈契苾明碑〉以及史傳，略考誌主家世生平。並論契苾氏雖族出鐵勒，與突厥異種，而因兩族接觸既久，其風俗傳說有相互融合滲透者。

七、太原府參軍苗蕃夫人張氏玄堂誌銘并序 （武宗會昌元年）

苗蕃一家墓誌出土者與此凡七石，苗蕃誌又韓愈撰，因取此誌以校《韓昌黎文集》。上黨苗氏為讀書世家，多名人，因據七誌、兩《唐書》〈苗晉卿傳〉及〈宰相世系表〉，製其族世系表，以供學界採擇。遂論及苗蕃遺孤嘗受從叔苗弘本之接濟，子孫第進士者五人。

八、隨縣尉李克諧妻紇干氏墓誌銘并序 （懿宗咸通十二年）

誌主係北周田弘之後，「紇干」乃是賜姓，夏言「依倚」，因據語義，論北周賜姓較漢人之賜國姓者富於理趣，並釋唐昭宗「紇干山頭凍殺雀」一詞之意涵。又誌主三代紇干著、紇干泉、紇干濬並有詩文傳世，《全唐詩》、《全唐文》小傳或誤著名字，或不詳爵里年代，可據誌補之。

一、蜀王府隊正安師墓誌銘并序

（高宗龍朔三年）

右安師墓誌，拓本、釋文俱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六册第十片。無考。

誌云：「君諱師，字文則，河南洛陽人也。十六代祖西華國君，東漢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爲屬國，乃以仰爲并州刺史，因家洛陽焉。……夫人康氏，隋三川府鷹揚、邢州都督康府君之女。……合葬於北邙之阪。」
 按：上揭毛書第七册第七十四片上騎都尉康達誌亦出洛陽，文辭與此雷同，唯係獨葬，故誌文較短耳。考安、康乃昭武九姓，二誌三人，俱西胡也，師、達二人誌文相同，又並字「文則」，其出奉終送死牙儻之手^①，固無可疑，是二誌本不甚具參考價值。唯誌文中並有「西華國君」一詞，頗可注意。查西域歷代均無所謂「西華國」，是「西華國君」云者，必非實指，而不詳其義。考唐劉蛻〈文泉子自序〉^②有「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壘水入廬，潰壞簡筴」等語，亦見「西華主」一詞，是當有待發之覆。昔陳寅恪先生撰〈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一文^③，以爲「於西華主之降也」一句乃劉文所以記年，卽會昌二年回鶻烏介可汗窘極投降事，因謂「西華疑卽西蕃，蕃、華二字以形近致訛」，並引唐人稱回鶻、紇圻斯皆得用「蕃」字以證成之。按：陳先生謂〈文泉子

① 《洛陽伽藍記》卷三云：「洛陽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唐代洛陽此類市集位於何處，無考，然其行業之存在，固無可疑，且當時有承包殯儀並爲人撰寫墓誌者，如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五册朱琳、宋虎、吳辯三誌，姓氏相異，而銘文雷同，且述其族出皆云「其先朱襄之胤，末緒興在漢吳」，蓋出抄襲塞責，以應付流俗而已，恐喪家亦不詳內容爲何物也，其情況與安師、康達兩誌相同。

② 文載《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九。

③ 見《陳寅恪先生論文集》上冊，一九七七年，文理出版社，臺北。

自序〉中「華」爲「蕃」之誤，它本無證。余謂此誌「西華國君」卽劉蛻文中之「西華主」，蓋所謂「西胡」、「西蕃」、「西戎」者，華人本位之用語耳，若西域之民，豈以爲然？故東土有華、夏之稱，而西方得稱「西華」、「西夏」矣。「西夏」謂在夏之西，「西華」亦在華之西之謂，「西夏」人所熟知，「西華」則罕見使用，故人鮮知耳。陳先生嘗疑劉蛻「氏族疑非出自華夏」，甚確；茲據劉蛻用詞之立場推測彼非漢族，或亦陳文之旁證歟？

二、朝散大夫鄆縣令張愷墓誌銘并序

（武周神功元年）

右張愷誌，拓本、釋文俱見《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十三冊第十九片。

誌云：「君諱愷，字承寂，魏州昌樂縣人。其先軒轅帝之後，卽漢趙王耳之裔。□居燉煌，鬱爲冠族。」據誌，誌主乃唐凌煙閣功臣張公謹之孫，懷州長史張大素之子。兩《唐書》〈張公謹傳〉並言張氏「魏州繁水人」，〈宰相世系表〉亦言「魏郡張氏世居繁水」，不言出自敦煌。查公謹長子大象長女張無量墓誌^④云：「敦煌酒泉人。」又大象子張忱誌^⑤云：「君諱忱，字承珪，燉煌人也。偉哉！曾穹上列，次光曜於七星；大漠宏基，閒英靈於三傑。公爲後葉，代榮簪綬。」又〈藝文志〉載張大素有《敦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則所謂魏郡張氏者，本出敦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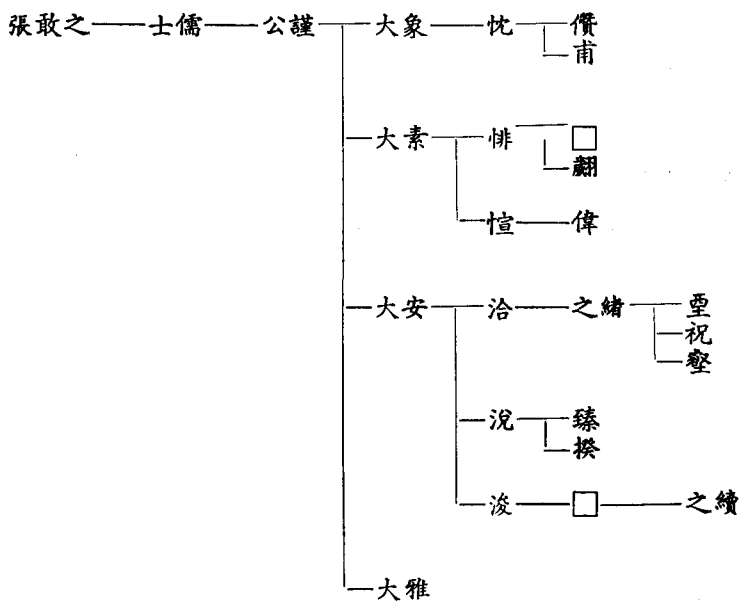
張公謹子孫墓誌之出土者，除上舉三誌外，尙有三子大安之孫之緒所撰其妻李氏墓誌^⑥。大安相高宗，故〈宰相世系表〉有其家世系，以四誌

④ 張無量誌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八冊第十九片。

⑤ 張忱誌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十一冊第七十六片。

⑥ 張之緒妻李氏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二十六冊第五十八頁，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一九九。《匯編》，一九八八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北京，有拓片，無釋文。《彙編》，一九九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釋文，無拓片。

核之，〈表〉及《新唐書》本傳皆不無缺誤，今訂補如下：



按：《舊唐書》〈經籍志〉載有張士儒《演孝經》十二卷，不知是否即公謹之父。張公謹雖出身武臣，其子孫則多學文：張大安曾秉章懷太子命，與劉訥言等共注《後漢書》；大素尤著作等身，據〈藝文志〉，除上舉《敦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外，尚有《張大素集》十五卷、《策府》五百八十二卷、《說林》二十卷、《後魏書》一百卷、《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略》十卷；大安孫張之緒有《文昌損益》二卷；亦可謂文獻之家矣。可恨者，除《後漢書》〈注〉中當有張大安遺澤外，公謹子孫之文章，今可見者，唯張大安有詩一首載《初學記》卷十嗣輯入《全唐詩》、張之緒有墓誌一通傳世耳；張大素等身著作，竟隻字無傳。文士一生伏案，著作或傳或不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三、曲阜縣令蓋暢墓誌銘并序

(武周神功二年)

右蓋暢誌，拓本、釋文俱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十三冊第二十四片。無考。

誌云：「君諱暢，字仲舒，信都人，因官徙居新安。祖弘式，隋襄城郡守；父蕃，唐曹州離狐縣丞；並以經業相傳，爲當時所重。」此謂其家「以經業相傳」，並非虛稱，暢友崔懸黎撰暢父蓋蕃誌^⑦云：「府君諱蕃，字希陳，魯郡泗水人。……元魏邳州刺史靈之曾孫，北齊泗水主簿平棘令暉之孫，隋許昌令洪之子也。小名叔文，後繼從叔順改焉。……博覽經傳，尤精王《易》。……及皇唐威靈暢於東夏，以隋官降授文林郎，從時例也。府君以爲遭天人革命之秋，君子經綸之會，而棲附非地，沉於散冗，豈命也乎？遂安之無復宦情，唯以講授爲事。洛中後進李大師、康敬本等，並專門受業，其後咸以經術知名。……以總章二年十二月八日寢疾，薨於莊第，春秋八十一。……葬於洛陽芒山之月崗。」按：李大師者，生平未聞；康敬本則有墓誌出土^⑧，其石頗有殘泐，而大旨尚可通讀，其文曰：「君諱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以貞觀年中鄉貢光國，射策□第，……□成碩學，就釋卜翼之□；弘文大儒，詢明六藝之粵。……降年不永，春秋卅有□，……卽以咸亨元年□月十四日遷於□□□□翟村西原，禮也。」參照上舉二誌，是康敬本於貞觀年受業於蓋蕃，隨卽上第，以經學聞名。吾人於初唐洛中經學概況，所知甚微，此其所述，蓋其片羽耳。

誌又謂蓋暢：「學洞六爻，文該四始，起家進士。貞觀廿二年，授麟臺正字。……永徽三年，制除太子校書。顯慶四年，奉敕待制弘文館，隨

^⑦ 蓋蕃誌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八冊第二片。

^⑧ 康敬本誌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八冊第十五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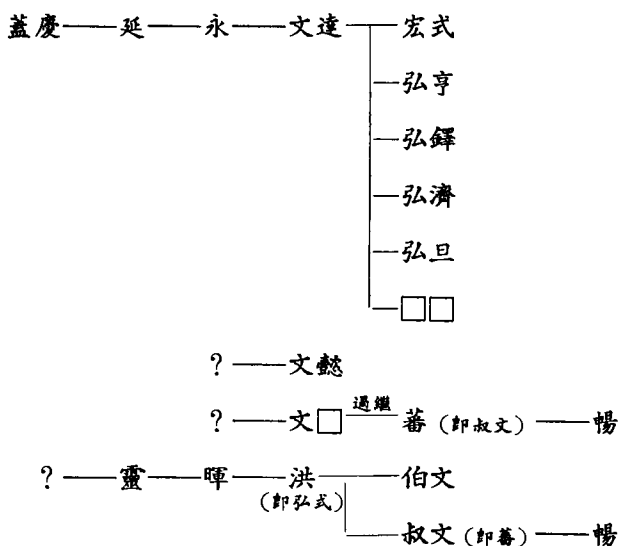
仗入內供奉。……龍朔元年，授雍州櫟陽尉。……乾封二年，授雍州富平丞，丁憂解^⑨。咸亨四年，授兗州曲阜令。……秩滿歸家不仕，以文史自娛，著《道統》十卷，誠千古之名作，一代之良才。……以神功元年十月十五日卒於神都道政里私第，春秋七十六。」按：蓋氏一家，蓋暉官泗水主簿，蓋暢作曲阜縣令，蓋弘志、蓋蕃兩代則以經術相傳，蓋蕃且字「仲舒」，其儒學色彩頗為濃厚。據蓋蕃誌，蕃萬里救兄，友愛感人，又因先靈亂離權厝，乃兄弟白首相偕，返回濟泗故鄉營葬，孝心至老不忘，蓋不負平生所學之人也。而尤可注意者，則蕃子暢所撰《道統》一書，其書今雖不可得見，其述儒學之統，當無可疑。

按：儒者之有道統之說，自來以為宋人本諸韓愈之意，「道統」一詞則創自宋人。朱子《中庸章句》〈序〉云：「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又《宋史》〈朱熹傳〉云：「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所言皆足代表宋人道統之說。唯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則以為該詞始見於宋人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其言曰：「『道統』二字，始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其第一圖曰〈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書成於乾道壬辰，與朱文公同時。按：『道統』之名，雖前古所無，至其古聖人所遞傳斯道次序，韓退之既開其端，是宋儒所本也。」今據蓋暢誌，則早在初唐，「道統」一詞已為儒者所使用矣，不待宋人也。韓退之聖聖相傳有統之觀念，或以為受新禪宗傳授說之影響^⑩，蓋不盡然歟？

⑨ 按蓋暢父蓋蕃卒於總章二年，母孫氏據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三冊第四十九片〈蓋孫光誌〉，卒於永徽四年。此所謂「丁憂解」，當指總章二年丁父憂，非謂乾封二年丁憂解官也。

⑩ 《陳寅恪先生論文集》下冊〈論韓愈〉一文云：「退之道統之說，表面上雖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啓發，實際上乃因禪宗教外別傳之說所造成。」

又按：蓋氏一家與儒學之關係既如上述，似非孤立現象。考蓋蕃誌雖云「魯郡泗水人」，而蓋暢誌則云「信都人」。兩《唐書》〈儒學傳〉謂劉焯弟子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又有宗人蓋文懿亦以經學著名，時稱「二蓋」。《元和姓纂》云：「漁陽，唐國子博士蓋文懿，宋州人。」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云：「《舊書》一八九上云貝州宋城人。」蓋信都者，蓋氏之望；泗水、宋城者，諸蓋分居之貫。蓋蕃誌云：「小名叔文，後繼從叔順改焉。……兄伯文。」合地望及名字並觀，蓋蕃當即「二蓋」宗人，且係子輩，以過繼從叔名有諱「文」字者，故改原名「叔文」為「蕃」，其兄「伯文」以未過繼，故仍而未改。按：兩《唐書》不著「二蓋」世系，《金石萃編》卷四十六載蓋文達碑有之，文云：「公諱文達，字藝成，冀州信都人也。……曾祖慶；……祖延；……父永；……世子國子主簿宏式。」《金石萃編》未著碑陰文字，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云：「文達碑立於貞觀二十三年，碑陰敘文達後裔，計有子弘式、弘亨、弘鐸、弘濟、弘旦，弘旦之下，尚有一名，已泐。」以此世系與蓋蕃、蓋暢二誌所述世系推敵，可將其關係列表如下：



果如上述，則冀州信都蓋氏本有儒學傳統，《舊唐書》〈儒學傳〉載：「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焉。既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首。』抗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新唐書》文字略同）按：學問本不出天然，不學亦無緣自多，蓋文達年少學富，當以家世儒學故也。然則蕃、暢也者，其「二蓋」之後勁乎！

四、瀛州文安縣令王德表墓誌銘并序

（武周聖曆二年）

右詩人王之渙祖父王德表墓誌，拓本、釋文俱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十三册第四十九片。無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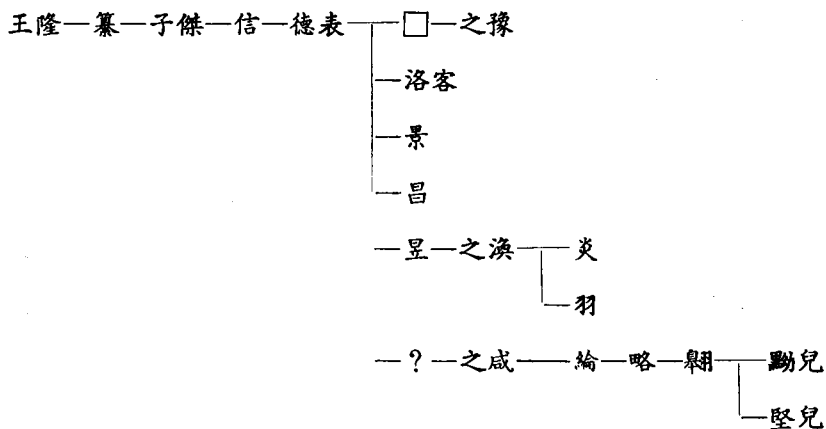
誌文首行題「鳳閣舍人兼控鶴內供奉河東薛稷篆」。按：此銜不見於兩《唐書》〈薛稷傳〉，而見〈吉頊傳〉：「始，頊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斤、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爲控鶴內供奉。頊又彊敏，故后倚爲腹心。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此誌作於聖曆二年，薛稷題銜，與頊傳所述正合，又見《資治通鑑》二百六聖曆二年正月甲子條。又，誌文不見於《全唐文》。

王家一族，出土墓誌凡四，除此誌外，又有德表妻薛氏誌^①、王之渙誌^②、德表五世孫王翱誌^③。茲據四誌，列其世系如次：

① 王德表妻薛氏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十八册第九十五頁，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萬歲通天〇一四。

② 王之渙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二十五册第三十四頁，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天寶〇二八。周紹良藏拓本。

③ 王翱誌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大中〇〇一。



上表有需說明者，德表及薛氏二誌，記嫡孫之豫及次子洛客、景、昌之名，而不載長子名，蓋蚤世也。今不知昱爲長子名，抑係洛客別名，不敢臆測。之咸亦不知誰子，《全唐詩》王之渙小傳云「兄之咸、之賁皆有文名」，而據王之渙誌，知之咸乃堂弟也。姑列其表如此以俟考。

誌云：「公諱德表，字文甫，太原晉陽人。……貞觀十四年……明經對策高第。……以聖曆二年三月二日寢疾，終於遵教里私第，春秋八十。……公博綜經史，研精翰墨，……嘗注《孝經》及著《春秋異同駁議》三卷，並注《道德上下經》、《金剛般若經》，有集五卷，並行於世。」
按：王之渙誌云：「復補文安郡文安縣尉。……以天寶元年二月十四日遘疾，終於官舍，春秋五十五。……唯公孝聞於家，義聞於友，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嘗或歌從軍，吟出塞，噉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傳乎樂章，布在人口。……至夫雅頌發揮之作，詩騷興喻之致，文在斯矣，代未知焉，惜乎！」王之渙歌詩布在人口，事見唐薛用弱《集異記》、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人所同知，誌文所言，事非吹噓。唯今世所見王之渙詩，才數首耳^⑭，蓋當時名作，必多佚失。至於廟堂雅

⑭ 《全唐詩》卷二五三著錄王之渙詩六首，其中〈登鶴雀樓〉一首，或題朱斌作。又，《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山總部〈山行留客〉一首題王之渙作，而《全唐詩》卷一一七作張旭詩。

頌之作，「代未知之」，更遑論後世矣。查王德表卒時，之渙年已十一，德表既頗從事學問，四子皆居官，往來又有名士如薛稷其人者，則之渙學問必有受之於其祖若父者矣，以此知人有賢父兄爲人生幸事也。

誌云德表爲瀛州文安縣令時，「屬狂寇孫萬斬等作梗燕垂，公縣當衝要，途交水陸，按劇若閑，軍興是賴，既乃犬羊之黨，侵圍城邑，公勵聲抗節，誓志堅守，而孤城無援，俄陷兇威，雖白刃交臨，竟無所屈。賊等憚公忠烈，不之加害，尋爲俘繫，幽于虜庭，潛圖背逆，夕遁幽府，遂首陳謀議，唱導官軍，廓清巨孽，公之力也。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奏公忠果特異，請加超獎，仍命軍司，優以錢帛。瀛州刺史高平郡王、神兵軍大總管河內郡王等，復以公化若神君，功踰健令，咸嘉其事，時即奏聞。旋降明旨，俾令甄擢。公飾巾祗慮，解印辭榮，功成不有，樂天知命。」按：《資治通鑑》卷二百五：「（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秋七月……改李盡忠爲李盡滅、孫萬榮爲孫萬斬。……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又卷二百六：「（神功元年六月甲午）孫萬榮爲奴所殺。……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郡）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爲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爲反，生剝取其膽。先是，（孫萬榮將）何阿小嗜殺人。河北人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七月……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按：德表爲瀛州文安縣令，既失守，爲孫萬榮所虜，其失官，宜也，而誌云建安郡王武攸宜、高平郡王武重規、河內郡王武懿宗爲之請獎表彰，蓋其時武氏氣焰甚盛，此乃薛稷之飾辭也。武重規爲瀛州刺史，史不載，可據誌補。

五、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

(玄宗先天二年)

右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其子維驥撰，有序無銘。此誌不見於著錄，民國八十一年，余在臺北古玩店「寒舍」見原石及其妻墓石實物，因引筆抄錄。誌二十八行，行二十八字，遇「皇朝」、「遺訓」等字則挪抬，或一字，或二字。茲依其格式錄之於下，以供同好採擇：

公諱嗣先京兆人也高祖魏龍驤將軍豫州刺史惠公諱週字慶期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預之六代孫預生新平太守躋躋生南陽太守胃胄生燕郡太守嶷嶷生中書侍郎新豐侯銓銓生中書博士振振生遇有賜田于洛邑子孫因家于河南之偃師焉凡四代矣曾祖周新城太守琳祖隨朝散大夫行昌安縣令歆考 皇朝滑州長史業公少好經史兼屬文筆心無僞飾口不二言由是鄉閭重之知友親之年十八本州察孝廉明慶三年釋褐蔣王府典籤麟德元年河南道大使左相寶公旌節星移州郡風靡出輶轅之路入許潁之郊官僚之中特加禮接時即表薦馳驛就徵遂於合璧宮引見 制試乾元殿頌即降 恩旨授昭文館直學士借馬并人仍令於洛城門待 制尋授太子左率府倉曹參軍又除國子監主簿□入芳林門內與學士高若思孟利貞劉禕之郭正一等供奉咸亨元年 鑾輿順動避暑幽岐沛王以 天人之姿留守監國遂降 敕日駕幸九成宮□令學士劉禕之杜嗣先於沛王賢處參侍言論尋授雍王記室參軍與侍讀劉訥言功曹韋承慶等參注後漢上元二年藩邸昇儲元良貞國又遷太子文學兼攝太子舍人永崇元年以官僚故事出爲鄆州鉅野縣令又除幽州薊縣令還私後除汝州司馬又除蘇州吳縣令尋加朝散大夫簡州長史入計又除太子洗馬昭文館學士又遷給事中禮部侍郎以前數官咸帶學士其所撰兔園策府及雜文筆

合廿卷見行于時每至朝儀有事禮申大祀或郊丘展報或 陵廟肅誠
上帝宗於明堂法駕移於京邑元正獻壽南至履長朝日迎於青郊神州
奠於黑座公凡一攝太尉三攝司寇重主司空再入門下或獻替於常侍
或警衛於參軍典禮經於太常修圖書於大象矣又屬 皇明遠被日
本來庭有 敕令公與李懷遠豆盧欽望祝欽明等賓于蕃使共其語
話至神龍元年又除徐州刺史預陪祔 廟恩及追尊贈公皇考滑州
長史公於是從心自逸式就懸車立身揚名其德備矣藏舟變壑歸居奄
及粵以先天元年九月六日薨于列祖舊墟偃師之別第春秋七十有九
以二年二月二日與夫人鄭氏祔葬于洛都故城東北首陽原當陽侯塋
下禮也孤子貝州司兵維驥失其孝養痛貫骨髓伏念 遺訓實錄誌云

按：長壽二年朝議郎行邢州鉅鹿縣丞王義墓誌^⑮後題「朝散大夫行蘇州吳縣令杜嗣先撰」，姓名官職與此誌所述合，即此誌之主也。

按：杜嗣先名不見於史，而據誌所述，乃杜預裔孫，其世次如下：

杜預—躋—冑—巖—銓—振—遇—琳—歆—業—嗣先—維驥

嗣先先世，遇以前，見《魏書》卷四十五、《北史》卷二十六、《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杜遇為嗣先高祖，遺澤不遠，誌所述世次宜可信。

嗣先名雖不見於史，而五代時則家喻戶曉（詳下），當時往來者亦多名士。誌云：「（嗣先）入芳林門內與學士高若思、孟利貞、劉禕之、郭正一等供奉。」考《新唐書》〈劉禕之傳〉云：「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與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誌、史所述相合。高若思名不見於史，《全唐文》卷一百五十六載其〈勸封禪表〉一文，小傳云「太宗時人」，據誌，亦高宗時人。余謂參照誌、史，其人即高智周也，智周儀鳳中為相，史失載其字，智周、若思含義相呼應，蓋一名一字也。

^⑮ 王義誌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十二冊第三十八片。

誌云：「（嗣先）與侍讀劉訥言、功曹韋承慶等參注《後漢》。」

按：《新唐書》〈三宗諸子傳〉云：「章懷太子賢，字明允。……招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州司戶參軍事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范曄《後漢書》。」據此誌，則當時共注諸儒，猶可補嗣先及韋承慶二人。

誌云：「日本來庭，有敕令公（嗣先）與李懷遠、豆盧欽望、祝欽明等賓於蕃使，共其語話。」按：李懷遠神龍二年卒，杜嗣先先天元年卒，考之《新唐書》〈日本傳〉，則此次事在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太寶，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薦四披，紫袍帛帶。真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粟田後於開元初復朝，拜四門助教趙玄默為師。其初至中國，共語者皆耆老，時杜嗣先六十八，李懷遠、豆盧欽望則前宰相也，豈不彬彬歟！此段佳話，史不載，賴誌知之。

誌云：「所撰《兔園策府》及雜文筆合廿卷，見行於時。」按：《兔園策府》，《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并未載，《宋史》〈藝文志〉及《困學記聞》并載三十卷，唐杜嗣先撰，即誌主也。《郡齋讀書誌》曰：「兔園策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野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策之謂。」按：近世敦煌發現唐寫本《兔園策府》殘葉，題杜嗣先撰，羅振玉收入《鳴沙石室佚書》^{①⑥}，並據前志載《兔園策府》為蔣王典籤杜嗣先撰之說，遂撰提要云：「此書雖僅存卷首，然猶是貞觀時寫本，序中『劉君詔問，皆願治之詞』，『治』字未闕筆，明尚在太宗時。又按：《舊唐書》〈太宗諸子列傳〉，蔣王暉以貞觀七（按：七為十之誤）年為安州都督，至永徽三年除梁都督，在安州凡十六年，則此書必成於安州，而此本又書成後即傳寫者也，雖斷璣尺羽，可不寶諸！」按：羅氏謂《兔園策府》

^{①⑥}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第三編第五冊。文華出版公司，臺北。

貞觀年間撰於安州，其說非也。考杜嗣先生於貞觀八年，至太宗卒年，才十六歲耳，至高宗永徽三年，亦僅十九，謂能撰書，殊爲可疑。據墓誌，嗣先「明（顯）慶三年釋褐蔣王府典籤」，至麟德元年授昭文館直學士，凡爲蔣王僚佐者六、七年，皆在高宗時，不在太宗時，則《兔園策府》之編纂不在貞觀年必矣，而鳴沙佚書之傳寫自亦不在貞觀時，「治」字未闕筆，蓋偶忘耳，不得僅據避諱一事定之。又據《舊唐書》〈太宗諸子列傳〉，蔣王暉「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後歷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有人詣闕誣告暉謀反，惶懼自殺。」杜嗣先爲蔣王府典籤在顯慶三年，時蔣王已離安州六、七年矣，是《兔園策府》之編纂雖不知在梁在遂在相，然不在安州者必矣。又，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①，共得 S. 614, S. 1086, S. 1722, P. 2573 四抄本，所見雖較羅振玉爲多，而其論《兔園策府》著成年代云：「其成書年代當在高宗顯慶三年之前，正是蔣王徙封梁王時，即永徽三年左右。」郭氏不知杜嗣先生卒年，所論之誤，與羅氏略同。按：遺下《兔園策》之訛，其事先見《北夢瑣言》卷十九，嗣乃載入《五代史》〈劉岳傳〉，乃劉岳譏馮道不學之語，然《北夢瑣言》云：「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今觀敦煌本，孫光憲語信然。羅振玉提要有云：「唐末五代村塾盛行之書，其爲虞書，抑爲杜書，殊未可臆定。竊疑世南入唐，太宗引爲秦府記室，即與房元齡對掌文翰，未必令撰此等書，豈此書盛行之際，或並三十卷爲十卷，又以世南有《北堂書鈔》，因嫁名於彼歟？」余謂羅氏疑虞世南不當撰此等書，頗有理致，考《兔園策府》既杜嗣先爲蔣王僚佐時撰，其時年在二十五至三十一歲間，爵齒未尊，撰此等書，不辱其人，則五代時《兔園策府》爲家藏一本之書，杜嗣先爲家喻戶曉之人物，又何疑焉？逮時隔物異，名字埋沒者千年，乃其書、其誌、其所撰誌竟并出近數十年間，事之奇異，何可理推？

^① 一九八五年，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六、特進涼國公行道州別駕契苾嵩墓誌銘并序

(玄宗開元十八年)

右涼國公契苾何力孫契苾嵩墓誌。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二十三冊第三十六頁，釋文載《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三一四。

誌云：「公諱嵩，字議節。……祖何力。……父明。」考《舊唐書》〈契苾何力傳〉云：「有三子，明、光、貞。明，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光，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爲酷吏所殺。貞，司膳少卿。」《新唐書》〈契苾何力傳〉云：「明性淹厚，喜學，長辯論。子聳，襲爵。」按：《全唐文》卷一八七婁師德撰〈契苾明碑〉^⑧謂明「以證聖元年臘月二十三日遘疾薨於涼州姑臧縣之里第」，子三人，「長子左豹韜衛大將軍兼賀蘭州都督上柱國涼國公岱，次子右武威衛郎將上柱國姑臧縣開國子嵩，右玉鈐衛郎將上柱國番禾縣開國子崇」，是《新唐書》之「聳」乃「岱」之誤。岱襲父爵，而此誌首行嵩之官銜題「涼國公」者，此誌云：「授公兄□爲都督，狼星□怒，羣羊虜雲，不夕即朝，時無可識，兇奴大下，公兄頻勝，短兵接戰，爲虜所擒，荒外身亡，骸留不返。」「公兄」下一缺字卽「岱」，據誌知岱戰死故嵩襲爵位。又誌謂岱死之後：「部落有餘，授公爲都督，檢校征戰。累功遷至右領軍衛大將軍、赤水軍副持節。吐番頻擾，領兵不千，輕入青海，破軍斬將，敍錄功績，授公爲特進。表請入朝侍奉，留子檢校部落。……爲子嬌逸，言誤侍臣，衆口非金石，浮被謫□，□連州別駕。……遷至道州別駕。」此契苾嵩一生約略事蹟。其遭貶謫事，《舊唐書》〈王君奭傳〉云：「初，涼州界有迴紇、契苾、思結、渾四部落，代爲酋長，君奭微時往來涼府，爲迴

^⑧ 契苾明碑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二十一冊第七頁，磨泐頗甚。

紇等所輕。及君奭爲河西節度使，迴紇等怏怏，恥在其麾下。君奭以法繩之，迴紇等積怨，密使人詣東都自陳枉狀。君奭遽發驛奏『迴紇部落難制，潛有叛謀』。上使中使往按問之，迴紇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迴紇承宗長流瀋州，渾大德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長流藤州，廬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迴紇等結婚，貶令問爲撫州別駕、嵩爲連州別駕。」參照誌、史，則契苾嵩之貶，乃坐其子娶迴紇女，卽誌文所謂「爲子嬌逸」也。此事《資治通鑑》繫於開元十五年，而嵩父明已先卒於證聖元年，則長流藤州者，非嵩父明可知，據誌所述，嵩父明、嵩兄岱、嵩本人、嵩子代爲賀蘭都督，則其子乃契苾承明也。承明，《冊府元龜》〈將帥部·生事〉作「承郎」，孫名不當同於祖父，疑作「承郎」者是也。

誌文云：「先祖海女之子，出於漠北□烏德建山焉。」又婁師德撰〈契苾明碑〉亦云：「原夫仙窟延祉，吞霞昭慶，因白鹿而上騰，事光圖牒，遇奇峰而南逝，義隆縑簡。」按：契苾本鐵勒之一部，兩《唐書》〈契苾何力傳〉亦并云鐵勒人。而此所謂「海女」、「白鹿」云云，則突厥創世神話之一。考突厥創世神話，或謂狼所生，見令狐德棻等修《周書》卷五十、李延壽等修《北史》卷九十九、魏徵等修《隋書》卷八十四；謂出海女者，則見段成式《酉陽雜俎》^①前集卷四：「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女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卽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阿嚨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須人祭天。』卽取阿嚨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彘，常取阿嚨部落用之。射摩既殺阿嚨，至暮還，海

^① 據點校本《酉陽雜俎》，一九八二年，源流出版社影印本，臺北。

女報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阿史德者，突厥阿史那氏姻家，二氏爲突厥貴族，是此爲突厥神話無疑，鐵勒與突厥異種，而承襲其神話，蓋受突厥役使之久故也。

又誌云其祖先「出於漠北□烏德建山」，烏德建山，位於貝加爾湖之東，其名又作於都斤、郁督軍、涓兜牟，皆譯音也。薛宗正《突厥史》謂於都斤山乃鐵勒發祥地，其後突厥雖臣役鐵勒，而風俗乃漸鐵勒化，可汗遂建大牙於此，《太平寰宇記》卷一九六謂「可汗常居於都斤山，每當率貴人祭其先窟」是也²⁰。若然，則突厥又受鐵勒影響矣。

上揭薛書云：突厥阿史那氏原居西海之右，漢魏東遷漠北時有與丁零聯姻者，因衍爲阿史德氏，即「阿史那」與「丁零」合音也。漢之丁零，即唐之鐵勒。²¹若薛說得實，是鐵勒與突厥種落間有混血者，而其風俗、神話遂亦在某一程度上彼此融合。然文化之交融，有不待通婚然後發生者，第接觸之久，相互融合滲透有不知不覺間發生者矣，鐵勒之與突厥，斯其一例歟？

七、太原府參軍苗蕃夫人張氏玄堂誌銘并序

（武宗會昌元年）

右苗蕃夫人清河張氏墓誌，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三十一冊八十頁，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會昌〇〇三。其長子愔撰、次子憚書。

按：苗蕃墓誌見《韓昌黎文集》卷六，出土石本²²文字與集本多同，略有小異。取上舉三誌參校之，有可言者二事。（一）苗蕃誌所載蕃三子執規、執矩、必復，即此誌所載蕃三子愔、憚、恪。（二）此誌作者苗愔嘗閱韓

²⁰ 以上參薛書頁一一〇。一九九二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又，其後鐵勒所建薛延陀汗國、回紇汗國亦嘗建大牙於烏德建山，參段連勤《丁零·高車·鐵勒》第十二及第十四章。一九八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²¹ 參上揭薛書頁五十四。

²² 苗蕃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二十九冊第二十九頁，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元和〇二一。

文，韓文有「無田無宮以爲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二句，敍苗蕃遺族生活之艱苦，而此誌云：「故韓文公之誌皇考墓云：夫人清河人。……皇考始以德行文學爲鄉里舉，得太常第，辟賢侯府，調參太原軍事，而以懿圖，丁否數至，德終下位。生子男三人，曰愔，曰憇，曰恪，女五人，是八孤者，長始孺而少未孩也。天之寬耶？無宮以爲床；地之寬耶？無田以爲殖。中無爲支，外無爲濡，牽携勤艱，經營窮寒，育之教之，殆十五年，皆幾於就成。」「天之寬耶」四句發揮韓文前句，「中無爲支」四句發揮韓文後句，「中外」即謂中外「族親」也。韓文「無宮」之「宮」字，別本或作「家」，考之石本，作「宮」字，又參以此誌，則當年原作「宮」字，別本誤。(㊟韓文記苗蕃之孤，無「女五人」三字，而石本及此誌俱有之，蓋二誌皆強調張氏撫孤，是宜有此三字，然究係苗家所增，抑韓文傳抄脫漏，未能遽定。

按：苗蕃祖父含液有同祖兄苗晉卿爲肅宗、代宗時宰相，故其一族世系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唯該表述苗氏始自襲襲，中又有誤，茲據苗晉卿本傳及苗氏一家所出七誌：苗含液誌（無撰者名氏）²³、苗蕃誌（韓愈撰）、苗蕃夫人張氏誌（苗愔撰）、苗稷長子縝誌（苗稷四子苗紳撰）²⁴、苗稷次子弘本誌（苗恪撰）²⁵、苗稷四子苗紳妻庾氏誌（庾道蔚撰）²⁶、苗憇子景符誌（憇長子義符撰）²⁷，參酌〈宰相世系表〉，重訂上黨苗氏世系如次，其不知名字者與女子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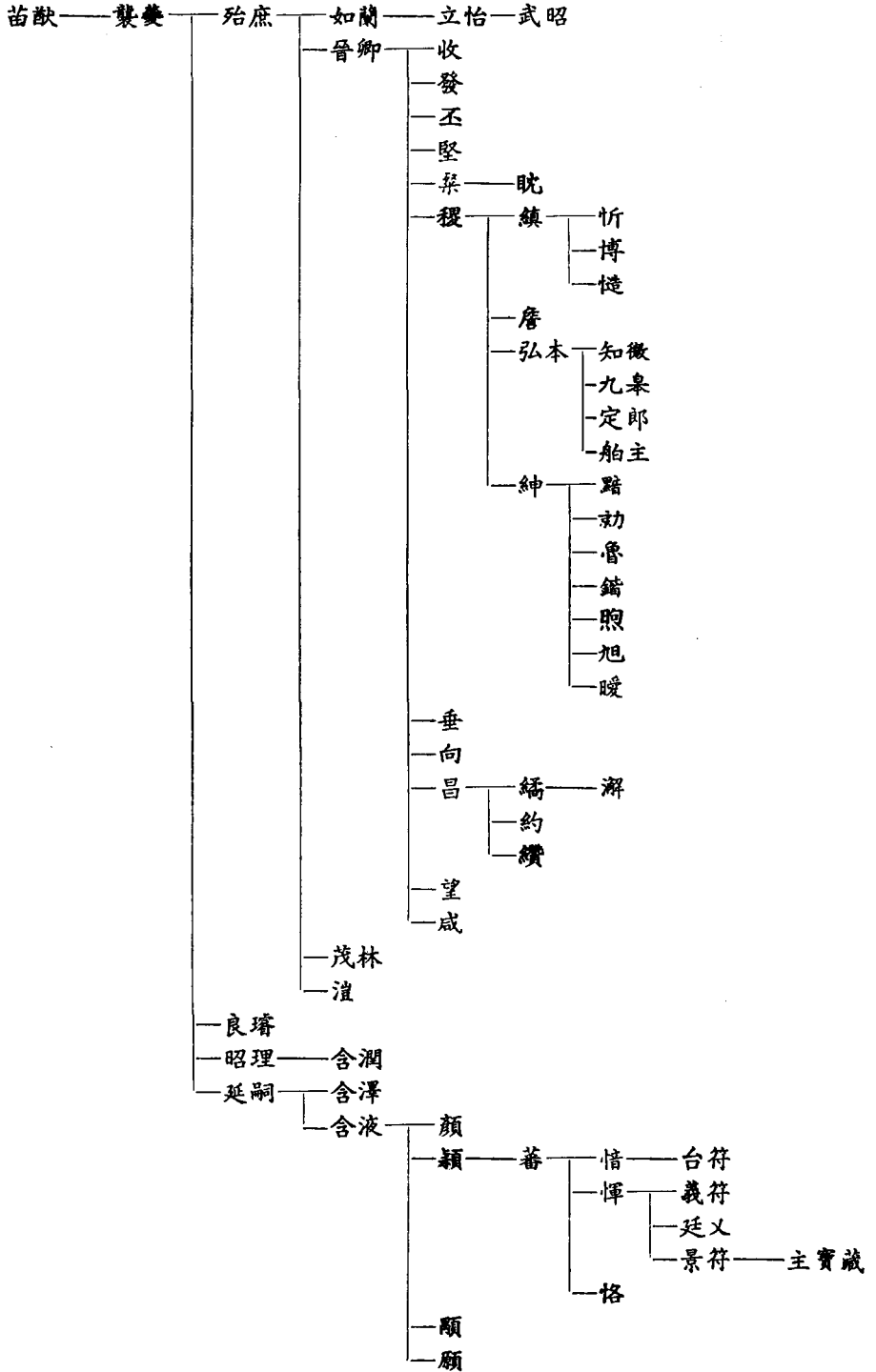
²³ 苗含液誌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殘誌〇六三。

²⁴ 苗縝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三十一冊第一二五頁，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會昌〇三一。

²⁵ 苗弘本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三十二冊第一〇八頁，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大中〇九三。

²⁶ 苗紳妻庾氏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三十三冊第四十一頁，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咸通〇三四。

²⁷ 苗景符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三十三冊第一一五頁，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咸通一〇〇。



上表宜加說明者有二：(一)據苗弘本誌，苗稷本含液子，含液既卒，爲苗晉卿收養，茲不知其本名爲顏爲顒爲願，要不出三者。(二)〈宰相世系表〉蕃子愔父有名「著」者，乃誤書，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引樊汝霖說據《登科記》已疑之，茲據墓誌，知表多一世。(三)據晉卿本傳，其子皆取帝王名，中有「呂」者，疑卽表之「昌」，又本傳無「收」，茲列入。

查苗蕃早卒，張氏「牽携勤艱，經營窮寒，育之教之，殆十五年，皆幾於就成」，殆亦難矣。考苗弘本誌，係張氏第三子苗恪撰，文謂弘本「每奉諸昆諸姊及孤甥遺姪衣服百須，必先身而經紀之，雖遠不差寒暑」，弘本與蕃爲堂兄弟，「孤甥遺姪」卽包括張氏之三子五女也，是知張氏雖「經營窮寒，殆十五年」，幸賴弘本接濟，其三子乃能「幾於就成」，皆成進士也。

又據苗延嗣撰其叔苗善物墓誌²⁸，謂「其時伯叔總有廿，不逾數歲，孝廉擢第者一十有三」，是上黨苗氏本讀書之家。延嗣本人登制舉科，其子含液、含澤進士，含液孫、苗稷子苗紳進士，含液孫、苗穎子苗蕃進士，蕃子三人愔、憚、恪皆進士，愔子台符、憚子廷乂又舉進士，廷乂兄義符銜題「鄉貢進士」，而名不見《唐登科記考》，登科與否不可知；總計延嗣子孫，進士過九人，其中苗蕃子孫五人，蓋亦盛矣²⁹。方韓文公撰苗蕃墓誌時，寧知逝者亦將有賢子孫耶？然必賴賢母之教誨、諸父之接濟乃有以致之，又何怪苗愔撰母誌、苗恪撰苗弘本誌拳拳以爲言也。

八、隨縣尉李克諧妻紇干氏墓誌銘并序

(懿宗咸通二年)

右紇干夫人墓誌，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

²⁸ 苗善物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二十三冊第八十五頁。釋文見《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三五五。

²⁹ 以上據各誌及徐松《唐登科記考》。

三十三册第一〇九頁，釋文載《唐代墓誌彙編》咸通〇九六。首行下題名云「父魏博節度掌書記朝請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柱國雁門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緋魚袋溶撰」，是父爲嫁女撰誌也，例不多見。

誌云：「夫人其先本姓田氏，六國時有諱成稱王者，漢初有諱儻封於齊者。及周室遷都，雄據秦雍，干戈大試，戎馬生郊，豪傑乘時，英賢繼踵。十二代祖諱弘，事周有勳，策拜司空襄蔡六州節度使，封雁門公，仍賜姓紇干氏，義城公，庾開府撰墓誌及神道碑，具述錫姓之由，《北史》、《周書》備敘勳烈。」據此，則誌主一家乃北周武臣田弘之後，田弘神道碑今載庾信集中，墓誌則未見。誌載弘「策拜司空襄蔡六州節度使」，庾碑及《周書》、《北史》〈田弘傳〉則作「都督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考北周時無「節度使」之名，此誌云者，文人以時官例前代之官耳，不得據以言官制也。

誌云：「初，官氏志有紇干，與後魏同出於武川，孝文南遷洛陽，改爲干氏。逮周氏之賜，則與彼殊塗，實以司空才冠一時，盡忠王業，虜言『紇干』，夏言『依倚』，爲國家之依倚。」按：《晉書》卷一二五〈乞伏國仁傳〉述其先祖乞伏可汗云：「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誌、史相參，知「紇干」爲「依倚」云者，據鮮卑語之語意言之。查北周賜姓，不關血胤，人所熟知，今據誌言，則賜姓略同於美稱，蓋較諸漢人之賜國姓者，實饒理趣。是知當時賜姓種種，其意義猶待探究也。

又，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五記唐昭宗爲朱溫所迫，「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弗能與爾等爲主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泫然流涕。」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西大同府大同縣條云：「紇真山，在府東南五十里。紇真，猶漢言千里^②。其山冬夏積雪，故諺云：『紇真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亦名紇干山。」則謂其山積雪嚴寒，鳥雀將凍死，當遠離也。按顧說山寒凍死鳥雀，本諸《水經注》，是於文獻有稽。然若說詩僅據地理狀況，且未注意昭宗之詞諸記載實多作「紇干」，則余意以爲猶有未洽。考高歡奉孝靜帝自洛陽遷都鄴，並收軍國政務歸己，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③又一作：「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言與婦母，好看新婦子。」^④以鳥雀喻傀儡皇帝，於唐昭宗而言，正是前朝典故，而被挾遷都，事又相類，故昭宗「紇干山頭凍殺雀」云者，一則以傀儡皇帝朝不保夕自哀，二則謂可依倚者反不能寄託也。《新五代史》〈寇彥卿傳〉謂昭宗所言爲「俚語」，然出昭宗口，文意之無奈悲慟，實有越逾恆常者。以此義推昭宗之心，或亦有當歟？

誌云：「高祖植，皇任穎王友；曾祖著，皇僕寺丞，累贈禮部尚書；祖息，皇河陽節度使，封雁門公，贈吏部尚書；父濬，見任工部員外兼侍御史，封雁門縣男，食邑三百戶，賜緋，充魏博節度掌書記。……夫人卽濬長女。……夫人三弟，曰繪、曰就、曰昱，皆太廟齋郎。」按：《北史》〈田弘傳〉謂田弘嗣子仁恭，仁恭二子，世師、德懋^⑤。誌不言植與

^② 《元和郡縣志》卷十八謂：「虜言『紇真』，漢言『三十里』。」

^③ 見《北齊書》〈神武紀〉下、《北史》〈齊本紀〉上。

^④ 見《隋書》〈五行傳〉。

^⑤ 《周書》〈田弘傳〉僅載一子恭，此從《北史》。

弘及仁恭之親屬關係，以時代考之，植恐不與世師、德懋同輩。又《元和姓纂》「紇干」條云：「代人，孝文帝改爲干氏。河南：貞觀有紇干承基。貞元僕寺丞紇干遂，其後也。生兪，渭南縣尉。」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謂：「（著）此作遂，殆誤。……兪爲泉訛，渭南尉，元和七年泉之見官也。泉亦見《樊川集》。」岑氏考「遂」爲「著」之訛、「兪」爲「泉」之訛，其說甚確。唯岑氏似信植、著等爲承基之後，或恐不然。考紇干承基誌^④，不諱言出自鮮卑，而紇干濬乃強調爲田弘後，若不能證明濬等不出田弘，則難證爲承基後矣。疑《元和姓纂》「紇干承基」與「貞元」間有脫文，本不連讀，故不必牽連爲說也。

按：植以下名多不見於史，而紇干著有詩四首，今存《全唐詩》卷七百六十九。其〈感春詞〉云：「未得鳴珂謁漢宮，江頭寂寞向春風；悲歌一曲心應醉，萬葉千花淚眼中。」蓋未得志時之作也。〈灞上〉則云：「鳴鞭晚日禁城東，渭水晴煙灞岸風；都傍柳陰回首望，春天樓閣五雲中。」則宛然有自得之意，蓋仕於京師時之作也。紇干泉，《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序通解錄》一卷。字咸一，大中江西觀察使。」書今不存。《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三有紇干兪賦七首，小傳云「兪元和中進士」，兪卽泉也。紇干濬文，除此誌外，有〈贈太尉韓允忠神道碑〉一通，見《全唐文》卷八百一十三。其生平出處可以二文綜合考之。按誌云：「今年（咸通十二年）五月，濬從尚書潁川公弓旌之禮來魏博。」考《新唐書》，魏博帥田全暉以咸通十一年卒，韓君雄代之，韓有潁川一望，故知誌所謂「尚書潁川公」卽韓君雄也。紇干濬以咸通十二年五月至魏博，爲掌書記。其年閏八月，女紇干氏卒。越三年，僖宗卽位，改韓君雄名允忠（《新唐書》作允中），據碑，允忠以乾符元年十一月卒，明年二月葬，

^④ 紇干承基誌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四冊第九十八片。承基生平，見拙文〈初唐墓誌續考六則〉，臺大中文學報第五期，一九九二年。

時紇干濬爲魏博節度掌書記，故爲撰碑也，其事蹟可述者如此^⑤。《全唐詩》列紇干著於年代無考卷中，《全唐文》則僅謂紇干泉元和中進士、紇干濬乾符時人，資料貧乏；紇干泉資料，可據清趙鉞、勞格《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七補，著與濬則可據此誌補之矣。

^⑤ 《唐撫言》卷二、《太平廣記》卷一七八「諸州解」條載紇干泉有子紇干峻。「濬」、「峻」同音，疑是一人。

